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外国学生宿舍 谋杀案

徐燕军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徐燕军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HICKORY DICKORY DOCK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55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徐燕军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2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93—x/1·1027
定 价：17.8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蹙起了眉头。

“莱蒙小姐。”他说。

“什么事，波洛先生？”

“这一封信出了三处错。”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意味。因为莱蒙小姐，这个可怕的、能干的女人，从来不出错。她从不生病，从不疲劳，从不心绪烦乱，从不发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差错。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出于实际目的考虑来说，她根本不是一个女人。她是一架机器——一位完美的秘书。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她为赫尔克里·波洛安排生活，因此，使他的生活也像一架机器一样地运转。很多年前，秩序和条理就已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座右铭了。有了乔治——他完美的男仆和莱蒙小姐——他完美的秘书，秩序和条理就在他的生活里

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一切尽如人意，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可是，今天早上，在打一封简单至极的信件的过程中，莱蒙小姐竟然出了三处错误！更有甚者，她甚至根本就未发现自己出了错。这简直就像是星辰停止了运转。

赫尔克里·波洛伸手递过那份造成不愉快的信件。他并不生气，只是有点困惑。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可它确实发生了！

莱蒙小姐接过信，她注视着它。有生以来第一次波洛发现她脸红了。她满脸通红，十分难看，连那深灰色的发根似乎也被染红了。

“噢，天啊，”她说，“我不知道怎么会——至少我知道。都是因为我的姐姐。”

“你的姐姐？”

波洛又是一惊。他从来没想到莱蒙小姐会有个姐姐。或者是，就这个方面而论，有父亲、母亲以至祖父母。莱蒙小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里到外都是用机器做的——可以说，是一架精密的仪器——因此，认为她有爱、忧虑或是对亲人的担心，看起来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众所周知，工作之余，莱蒙小姐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一项要以她的名字申请专利的新档案系统的完善工作中去了。

“你的姐姐？”赫尔克里·波洛喃喃重复着，为了上述原因，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意味。

莱蒙小姐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她说，“我想以前我没向您提起过她。实际上，

她一辈子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她的丈夫在那儿从事橡胶生意。”

赫尔克里·波洛理解地点点头。在他看来，莱蒙小姐的姐姐似乎就应该在新加坡度过她的大半生。新加坡那种地方就是为莱蒙小姐的姐姐那种人准备的。像莱蒙小姐这种妇女的姐姐嫁给居住在新加坡的男人，这样，在本土的莱蒙小姐才能像机器一样能干，将自己的全部才智都贡献给雇主的事业（当然，才能在闲暇时节从事档案系统的发明创造）。

“我能理解，”他说，“继续说。”

莱蒙小姐继续说了下去：

“四年前，她守了寡。没有孩子。我设法帮她租到了一小套非常好的公寓，租金非常公道……”

（当然，莱蒙小姐是能设法办到这件几乎不可能的事的。）

“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富有。但她并不崇尚奢华，如果她谨慎度日，她的日子能过得相当舒服。”

莱蒙小姐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开始了她的叙述：

“但是事实是，当然，她很孤单。她以前从未在英国生活过，在英国没有老朋友、老伙伴，自然，她的闲暇时间很多。不管怎么样，六个月以前，她告诉我她在考虑从事这项工作。”

“工作？”

“管理员，我想他们是这样叫的——或者是学生宿舍管

理员——一家学生之家的女管理。学生宿舍属于一个有希腊血统的妇女，她希望请人替她经营。管理食宿，并把那儿的事情安排妥帖。那是一所宽敞的老式房子——在山胡桃路，要是你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话。”波洛并不知道。“那儿过去曾是高尚住宅区，那儿的房子都造得不错。学生宿舍给我姐姐提供了良好的食宿条件，她自己有卧室、起居室和一个小的厨房卫生间……”

莱蒙小姐停下不说了。波洛嗯了一声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到现在为止，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悲惨故事。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太确定。可我发现我姐姐有充分的理由接受那个职位。她整天两手闲不住也坐不住，而且她做事敏捷，擅长管理。当然，她好像并不是想投资之类的。那只是一份付薪工作——薪水不高，但她并不需要那份钱，而且那份工作也不需要她做什么太累的事儿。她一直都很喜欢年轻人，跟他们相处得不错。而且她在东方住了很长时间，了解种族差异和人类情感。因为那家学生宿舍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是英国人，但是我相信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黑人。”

“很自然。”赫尔克里·波洛说。

“时下我们医院好像一半的护士都是黑人。”莱蒙小姐犹疑地说，“我相信她们比英国护士亲切、专心多了。但那是题外话。我们认真谈过后，我姐姐最后搬进了学生宿舍。我姐姐和我都不太喜欢学生宿舍的女主人——尼古莱蒂斯太太。她喜怒无常，有时候可爱迷人；有时候，我得遗憾地说，正好相反——既吝啬又不切实际。而且，很自然，如果她是

个很能干的女人，她就不会需要别人予以帮助了。我姐姐不是个受别人情绪影响的人。对任何人，她都能克制住自己，但她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胡来。”

波洛点点头。通过莱蒙小姐对姐姐的描述，他对莱蒙小姐的姐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一个因为结婚和新加坡的气候而温柔了点的莱蒙小姐，但那坚硬的情感内心却和莱蒙小姐一模一样。

“所以你姐姐接受了那份工作？”他问。

“是的。六个月前，她搬进了山胡桃路 26 号。总的来说，她喜欢那儿的工作，觉得挺有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倾听着。到现在为止，莱蒙小姐姐姐的冒险故事一直平淡得叫人失望。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她忧心忡忡，非常担忧。”

“为什么？”

“您知道，波洛先生，她不喜欢那儿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学生宿舍是男女兼收，是吗？”波洛很委婉地问道。

“哦，不，波洛先生，我指的不是那个。一般人对那种事情都有心理准备，都想得到！不，您知道，近来学生宿舍总丢东西。”

“丢东西？”

“是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丢的方式也很奇怪。”

“你说丢东西，是不是指东西被偷了？”

“是的。”

“报警了吗？”

“没有，还没有。我姐姐希望没有那个必要。她喜欢那些年轻人——也就是说，喜欢其中的一些——她宁愿自己把事情搞清楚。”

“是的，”波洛若有所思地说，“我很理解。但那无法解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你的焦虑，在我看来，那是你姐姐焦虑的一种反映。”

“我不喜欢那种情况，波洛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忍不住觉得有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正在进行。看起来没有一个正常的理由能够解释已经发生的事儿——而且我真的无法想象能有别的什么理由。”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缺乏想象力一直是莱蒙小姐的致命弱点。她毫无想象力。就事实而言，她是无可匹敌的。可一牵涉到推测，她就迷惘了。

“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也许是一个有偷窃狂的人干的？”

“我不这样认为。就这个问题我查阅过《大英百科全书》和一部医学著作，”做事一向认真负责的莱蒙小姐说道，“但无法让我信服。”

赫尔克里·波洛沉默了一两分钟。

他真想让自己卷入莱蒙小姐姐姐的麻烦和那家外国学生宿舍的欢乐悲伤中去吗？但莱蒙小姐打信时出错是件恼人的事，也给波洛的工作带来了不便。他告诉自己如果他插手这件事，这就是他插手的原因。他自己并不承认他已经在厌倦了近来平淡无味的生活，一件非常小的事也能引起

他的兴趣。

“大热天里荷兰芹菜沉到奶油里去了。”他喃喃自语道。

“荷兰芹菜？奶油？”莱蒙小姐看起来非常吃惊。

“你们国家古籍中的一句话。”他说，“毫无疑问，你一定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更不用说他辉煌的伟业了。”

“您指的是住在贝克街的那两位名人和所有那些有关他们的事吧？”莱蒙小姐说道，“都是成年男子了，还那么傻！但话说回来，男人都是这样的，就像他们玩不厌的火车模型一样。我不能说过去我有时间去读那些故事。当我有时间读书时——那不是经常有的事——我宁愿看一些有助于自己提高的书。”

赫尔克里·波洛优雅地颌首表示理解。

“莱蒙小姐，你是否能邀请你姐姐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也许，喝下午茶？我也许能给予她一点小小的帮助。”

“您真好，波洛先生，真是太好了。我姐姐下午总是有空的。”

“如果你能安排的话，那就明天？”

时间一到，忠实的乔治便遵照吩咐准备了丰盛的英式茶点，有涂有厚厚奶油的松脆圆饼，厚薄适中的三明治和其他适于下午吃的糕点。

第二章

莱蒙小姐的姐姐——哈伯德太太，长得和妹妹非常相像。但和妹妹相比，她皮肤黄得多，身材更丰满，发式比较浮华，行动举止也没有妹妹那么灵活敏捷。但那和蔼的圆脸上的眼睛，和莱蒙小姐夹鼻眼镜后的那双灼灼放光的眼睛一样精明。

“我真的觉得您太好了，波洛先生，”她说，“确实非常好。茶点也非常可口。我想我已经吃得太多了。好吧，就再吃一个。茶？噢，再来半杯就行了。”

波洛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完再谈正事。”

他向她微笑着并理了一下自己的小胡子。哈伯德太太说：

“您知道吗，您就跟我根据费利斯蒂的描述而想像的一模一样。”

在一阵吃惊之后，波洛才意识到费利斯蒂是为人严厉的莱蒙小姐的教名。波洛回答说根据莱蒙小姐的能力，他是应该想得到的。

“当然，”哈伯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说，“费利斯蒂从来不关心别人，而我关心。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忧心如焚。”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么忧心忡忡吗？”

“好的，可以。钱，这儿那儿的一些小数目的钱，被偷是很正常的事情。珠宝被偷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至少，我不是指容易理解，正好相反，那也说得过去，有些人有盗窃癖或是为人不诚实。但是我可以向您读一下被盗物品的清单，我把它们都写在纸上了。”

哈伯德太太打开手提包，拿出了一个小笔记本。

晚礼鞋(一双新鞋中的一只)

手镯(假宝石)

钻戒(后在汤盘中发现)

粉盒

唇膏

听诊器

耳环

打火机

旧法兰绒裤

电灯泡

盒装巧克力

丝巾(发现被剪成碎片)

背囊(同上)

硼砂粉

浴盐

烹调书

赫尔克里·波洛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气。

“太不平常了，”他说，“而且十分让人感兴趣。”

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从莱蒙小姐那张严厉的、不以为然的脸看到哈伯德太太那张和蔼的、苦恼的脸。

“祝贺您。”他热烈地对后者说。

她大吃一惊。

“但是为什么，波洛先生？”

“我祝贺您遇到这么一个漂亮的独特的难题。”

“它对您也许有意义，波洛先生，但是——”

“它对我毫无意义。它不过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圣诞节期间，我被我的一些年轻朋友说服而玩的一种不分边，人数也不固定的游戏。据我所知，那个游戏叫做‘三角小姐’。每个人依次这样说，‘我去巴黎买了——’加上一件东西的名称。下一个人重复上一个人所说的，然后再加一件东西。游戏的要求是让人把所有列举的东西都按正确的次序记住。其中的一些东西，我可以说，荒谬可爱到了极点。我记得，其中有一块肥皂，一头白象，一张折叠式桌子和一只俄国鸭子。记忆的困难之处，当然，在于所有的东西都毫不相关，可以说，缺乏连贯性。正像您给我出示的那张清单。比

如说，到已经说了十二种东西后，要按正确次序列举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失败者得到一个纸做的角，他或是她在下一轮中继续背诵，说：‘我，一只角小姐，去巴黎’等等。得到三角就得退出比赛。最后剩下的就是胜利者。”

“我想您一定是胜利者，波洛先生”莱蒙小姐以一个忠诚的雇员对雇主的忠实，说道。

波洛高兴地笑了。

“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他说，“即使是最杂乱无章的东西，还是能理出头绪来的，只要用一点才智和利用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心中默念，‘一头白色玉象站在折叠桌上，我用一块肥皂把白色玉象洗干净了’——如此等等。”

哈伯德太太钦佩地说：“也许您能把我给您的失物清单也理出头绪来。”

“毫无疑问我能。一位女士右脚穿着鞋，往左手上套上一只手镯。然后她扑上粉，涂上唇膏，下楼吃饭，把戒指掉到了汤里等等——这样我就能把你的清单记下来——但那不是我们要追查的。失窃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些毫无规律的东西？在其背后是否有规律可循？某种固执的想法？我们这儿有一个基本的分析程序。首先要做的是极其认真地将失物清单上的东西研究一番。”

波洛仔细研究时，室内一片静寂。哈伯德太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就像是一个小男孩注视着魔术师，一心等待着魔术师变出一只兔子或至少是串串彩带。莱蒙小姐对此并不关心，正思索着如何改进她的那套档案处理系统。

当波洛先生最后开口说话时，哈伯德太太跳了起来。

“首先使我注意到的是，”波洛说，“在丢失的所有东西中，大多数都不太值钱（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两样除外——听诊器和钻石戒指。暂且把听诊器放在一边，我把注意力集中到钻石戒指上。你说它相当值钱，值多少钱？”

“嗯，准确的我也说不上来，波洛先生。中间一粒大钻石，四周镶着一圈小钻石，据我所知，曾是莱恩小姐母亲的订婚戒指。戒指丢失后她心中极为不安，当天晚上在霍布豪斯小姐的汤盘中找到钻戒时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想只不过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恶作剧。”

“可能如此。但我个人认为它的被窃和失而复得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丢了一支唇膏、一个粉盒或一本书，那不足以令你报警。但一枚值钱的钻石戒指就不同了，肯定会报警。因此戒指物归原主。”

“可是如果打算归还又何必拿它呢？”莱蒙小姐皱着眉头说。

“不错，为什么？”波洛说，“不过目前我们先把它搁在一边。现在我把这些偷窃行为归一下类，先从戒指开始。这位戒指遭窃的莱恩小姐是谁？”

“帕特里夏·莱恩？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来修——你们把它叫什么，历史或者考古或者什么的学位。”

“很有钱？”

“噢，不。她自己的钱并不多，但她用钱一直很谨慎。那枚戒指，我已经说过，以前是她妈妈的。她有一两件珠宝，但没有什么新衣服。而且她最近戒烟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用您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一下。”

、“嗯，她肤色不黑也不白。样子苍白而疲倦。不喜欢说话，像个淑女，但缺乏生气。你们把这种人叫做——嗯，一本正经型的女孩。”

“戒指又在霍布豪斯小姐的汤盘中找到了。谁是霍布豪斯小姐？”

“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皮肤有点儿黑，说话总带着嘲讽的意味。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萨布里纳·费尔——我想您听说过。”

“这两个女孩关系好吗？”

哈伯德太太想了一下。

“我想是的——是的。她们之间交往不多。应该说帕特里克夏跟每个人都相处得不错，没有特别地受欢迎这类情况。瓦莱里亚·霍布豪斯有仇敌，都是她的舌头造成的。但她也有不少追随者，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我想我懂。”波洛说。

这么说帕特里夏人不错但却比较乏味，而瓦莱里亚·霍布豪斯则很有个性。他继续研究那张失窃清单。

“有趣的是所有不同门类的东西都出现在这儿。有些小东西是足以诱惑一个既爱慕虚荣而手头又紧的姑娘子的，唇膏、假珠宝、粉盒、浴盐，也许还有盒装巧克力。再下来是听诊器，更有可能是一个男人干的，他知道到哪儿去卖掉它或当掉它。听诊器是谁的？”

“贝特森先生的——他是个魁梧友善的年轻人。”

“医学院的学生？”

“是的。”

“他很生气吗？”

“他气坏了，波洛先生。他的脾气很暴躁。在气头上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但气消得也很快。他不是那种容得下自己的东西被偷的人。”

“有人无所谓吗？”

“嗯，戈帕尔·拉姆先生——他来自印度——无所谓。他凡事都一笑置之。他挥挥手，说物质财产并不重要！”

“他有东西被偷吗？”

“没有。”

“噢，那条法兰绒裤子是谁的！”

“是麦克纳布先生的。已经非常旧了，换了别的任何人都该说该扔掉了，但是麦克纳布先生对他的旧衣服非常留恋，他从不扔掉任何东西。”

“因此我们要来研究那些看起来并不值得偷的东西：旧法兰绒裤子、电灯泡、硼砂粉、浴盐、烹调书。它们可能是重要的，但更可能并不重要。硼砂粉可能是被人误拿了，而电灯泡则可能是有人本来想用它把一只坏电灯泡换下来，但忘了。烹调书可能是被人借走了忘了还回来。裤子则可能是被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拿走了。”

“我们雇佣的两名清洁女工都非常可靠。我确信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不先问一声就做出这种事的。”

“也许您是对的。那么还有晚礼鞋，是一双新鞋中的一只，是吧？它们是谁的？”

“萨利·芬奇的。她是一个美国女孩，获得了富布赖特